沈氏日旦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元年冬

黃州太守黃大年先生傳

浙紹世家推蕭山黃爲最其遠祖仕宋提舉兩浙自崇德浣溪徙黃竹塘嗣後科目蟬聯甲乙榜繩繩不絕凡數十傳而及先生其入仕版而泒脉切者承德郎筆峯公登正德癸酉榜爲先

生高朝列大夫竹山公登嘉靖戊戌榜爲先生曾江夏令文麓公登嘉靖戊午榜爲先生王父云父靜臺公母劉太安人首舉先生錫名師賢後易可師字聖孩別號大連盖厚自期也王父文麓公博綜經史詰之曰古有大連小連善居喪汝號云何先生應聲曰爲大父父祈壽考迺大年非大連也音韻混耳其慧捷如此然弱齡好弄王父篤愛之一杖幾斃既而慟王父亦慟

自是發憤下帷若成人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王父督之曰但讀汝書可大就汝祖居官未嘗造織業也王父既罷官厭泠其宗人踰千聚烏合之衆圍其宅數重謀盖叵測先生夜徼服越垣詣邑控圍旋解時年纔十五居無何新令下車課士賡文習氣酸不以先生姓名上先生執白牘求試令難之以無庠篆故先生莞請曰明府課士將閱篆乎抑閱文乎令語塞目之竟拔

置第一冠軍。山國英譽鵲起歲甲午廩于庠登浙副榜、盖勝錄生悞落數行王若爲吳曙谷太史道南、豈解以硃墨卷忝對乎、丁酉文場復不利會成均空虛選天下譽髦實之伍公袁萃適充督學使者先生自傷數奇幸簡明有司閱卷得脫膠庠之厄連公繼芳則先生知己哉歲己亥先生與吾杭葛公寅亮俱爲榷關使者潘公洙所物色、潘以才賢領閩省解額雅負人倫水

鑑黃葛所以締交旋締婚者皆因是未幾北征中流自誓必不以老經生復渡此江纔入成均其名更喿于越天下士雷動而趨之謂得雋可計日俟也庚子癸卯兩作孫山外人其名更喿于得雋歲丙午始登順天榜爲第八人是時謄錄生又將先生秋𠊳落四字主者又議刪本房楊公文忠以對畢之說進得免刪而主者爲誰即甲午試官吳𦣱谷是斤斤一第于先生所加

幾何而久客長安其行藏良苦家人亦日夜念之不置先生自念鎩羽倦還既恐爲江神所笑而以下第老經生徃返萬里自觸于炎凉之網蘇季子覆轍具在况又傷王父志乎以故歸念愈絕讀書之暇得交驩海内國士于以自廣者又因是訪李贄于園扉識杜松于偏裨二君皆昭代有數人物錚錚青史雖凶終亦人傑哉斯皆丙午以前未登賢書時事丁未春復以孝廉

下第稍稍改換眉目遂渡江歸而王父文麓公已八旬矣尚矍鑠父靜臺公亦以上林苑良牧署丞　予告侍養先生拜跪稱觴喜可想也未幾相繼謝世去先生服闋上公車庚戌癸丑復下第如故屆丙辰吳曙谷適入政府典會試而先生適成進士識者惜之謂先生名動寰宇兩榜不得一元予曰不然丙午北闈鄭汝纊以白丁中第四丙辰南宮沈同和以白丁中第一俱

千古未有之災異俱奉　旨論遣俱曙谷太史
司文衡所爲一時名士半作劉黃先生荷牆中
摸索藉手了經生債殆邀有天幸哉屈指計之
先生自巳亥入燕至丙午凡八載其館穀主爲
括蒼鄭中丞汝璧至丙辰又十載其館穀主爲
晉中潘憲副文新城王大司馬象乾胥以公輔
器期之觀政後職授行人使楚使閩軋軋以奔
王程武夷洞庭諸勝何從試先生而窺其作用

哉庚申　覃恩貤封會言路缺官輿論久屬先
生當得省卽不然亦臺而忌者必欲出之于外
翻借蜚語轉晉都比部尚書郎先生旣不屑以
賕挽且貧官無從得賕一切要人平日致慇懃
者坐視而已夫人臣不擇官而仕分誼固然但
虛有用于無用焉　國惜才深可痛悼癸亥滿
考遷湖廣黃州太守卽王父文龕公舊遊處也
意謂可稍展涯畧一吊屈魂尋蘇跡甫出都門

而劉太安人訃至矣抵家毀與瘁併疽發于背而卒悲夫先生自舞象暨釋褐浮沉儒冠者三十六年自大行至二千石浮沉進賢冠者八年嗚呼噫嘻世之蘊珍而不成進士成進士而以郎終或促筭者豈少哉先生黃金橫帶列銜上大夫不爲賤享年五十五不爲夭顧位有卿而壽有髦若或嗇之意者享名太盛取忌造物而然歟比及葬距歿之日已六年所矣其家人思

慕不置猶恍恍乎若先生存者先生頎而晳美鬚眉快論驚筵英風四射望之若神僊中人循而似狂峻而實坦生平以國是爲己任出入禁闥備位耳目其素志也大行無言責官守留都無大獄耻以躍冶見奇最後乃得領郡之名未嘗一日受事郎有奇莫展爽考生平蓋猶然在方之內焉予何能飾所無以阿之然好面折人過遇與調者情面嚴冷故于世寡容自爲諸生

時痛飲達旦醉後畢吐其牢騷之氣甚至怒罵予嘗謂先生佐恒晉下壺也既醉漢朱虛矣流俗無竅謂先生負才自豪虐我以酒夫先生介性不可一世所與對飲者其人未必盡邪而意趣相左如此寧復有臭味哉先生稔以知人自許吾校舉矯矯者試之察其色不足後果以媢嫉敗不出先生所料惜不及見耳嘗自言吾交遊滿天下而最友三人謂葛尚寶屺瞻及同郡

陸君啓憲長名夢龍者是其一爲予予謔焉子
誠齋人知管晏已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吾閩人
多所見不錯　神考末年士大夫門戶角立先
生不作左右袒人亦疑憚不敢引爲黨援一時
登壇之傑玄黃龍戰先生貌惕而心奴之以故
終始冷局訖無揚眉之期知交亦不意其末路
止此古之人抱經世志業而不獲伸者閒托之
詩文以傳先生深心大力具良史才併此亦不

獲仲命也吾與先生久要習其梗概其冢子衍祚克孝克紹能仰體先志而乞言豈與陳壽米同日道哉按葛陸兩君子匪求田問舍者流克勤官守所在著績百姓思之俱不負先生所期許予獨附降辱之林隱放自適以遲客老也忝先生知人之哲云

沈子曰予聞之獻子之友五武侯之交四夷吾維一而先生三之方諸古人介廣狹間矣視近

世悠悠者矣如先生酷喜良朋故門無雜客所交與抱片藝者咸接引遊大司馬之門供溲溺之用可謂熱腸腸熱者多疢疾啞父胥罹此殃惜哉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皇明江左逸民沈長卿于戊辰仲冬廿二日拜云友墓于蕭山麻溪清化山之陽歸冊抵金陵流寓感而立傳時崇禎元年臘八日也

任目者特一巳之錯任耳則合千萬人之錯爲

一聞盜蹠謗展禽必痛絶矣聞陽虎譽桓魋必嚮往矣譬衆生以口受食以臀遣矢腸則其傳送之路也聽言亦然他人以舌發聲我以心審音耳則其傳送之路也耳不稟命于心心反弛權于耳則但具傳送識無含藏識流言蜚語錯認而轉告于人猶食已落腸腸不受而復自口中吐出果何物哉有道君子聆無稽之言入而即化如洪鑪點雪即此是進德處

遂詔蠲天下今年田租之半其時國用充牣故然耳不然度支議加賦矣唐詔賜天下大酺三日其時歲事登稔故然耳不然天子議減膳矣有國者擇理財之臣術祈年之典蓋可忽諸

夫人一往不返者性也作意而爲則習也未有不自知其非者晉人有言仲容已與吾此流汝輩不得復爾仲容卽阿咸也。味此意則一代風聲氣習隱然自露于言外矣

擬督郵劾彭澤令陶潛疏

臣聞長吏非仕貧之官衝邑非弛負之地以故假館曳裾者或可納屣而民社攸肩誼不容于遽去官成考績者尚靳投簪而撫字方新情何憖于長往茲有名實俱虧進退失據如邑令陶潛者大可怪焉遡泒係陶侃之孫見今司彭澤之牧罔遵功令羞執手版以相迎蔑視官常驟駕歸帆而先逝藉口曹平陽之飲醇躭糟丘若

性命不念劉玄明之戒酒等政務却弁髦公田
三百畝悉令種秫饔飱似乎可惜在晉八十日
惟事賦詩簿書置之不理松菊何地荒有穎不
戀官而戀家則懷土之陋見也麴蘗與彼獨親
却不飲清而飲濁則乞墦之饞口也慮田園將
蕪豈出山之初意棄城池不守托玩世之高風
旣云三徑可樂何所見而宦情頗濃果爾五斗
可邀何所聞而歸興忽發藐按部者呼爲鄉里

小兒難乎其爲上矣苟綰綬者盡若五柳先生
毋遁以官戲乎臣更訪得潛家居戚行爲陛下
誦之有謂其不交同儕而專與田父對酌者是
何體統有謂其不用釀叟而親以葛巾漉酒者
是何舉動璧有微瑕奚啻鬭情一賦瓶無儲粟
何惜折腰片時躍冶之氣未除考槃之心亦假
此一臣者懶以藏拙濫厠名敎之中傲而多機
豈在形骸之外特膏脂未棨縱無暮夜之金然

邊幅不脩難逃月旦之口比于嵇叔夜更覺不
情方之彌正平尤屬無賴所當照浮躁例罷黜
以剏有位以懲不恪者也
沈子曰督郵不知何許人氏激靖節一去貽譏
千古然姓名無可考矣想其人可鄙爲靖節所
習者故云鄉里小兒也、不然奉事上官亦宦途
常禮陶策仕時豈不念及而臨時廼飄然也哉
秫田未熟去不旋踵有大不得已者窮猿奔林

又逢梟作祟能無怨乎古人以有。蝸。無。別。駕。處。爲。善。缺。乎所値皆有別駕無蝸處。與陶不異。亦命也。

古之隱士如巢由嚴陵者多矣而三子何以獨彰巢由所傲者陶唐聖主嚴陵所傲者光武中興令主故更覺殊異耳

三國人主競推備有英雄之氣操有覇詐之謀然皆得所憑藉或借名于宗室或邀寵于皇王

惟孫氏則崛起而絕無憑藉更自不易堅策權猷畧相當不可以脩短定優劣也

虱之走也顯向于北絕不向東西南三方豈北方背陽面陰與虱氣相感召故耶今之人跋涉萬里趨名利而北征者皆虱類也書此以博一笑

題江邦善像賛先世開閣當得官且通肘後術

嗒焉喪我頹然大忘非髯非禿官止行藏吾閩

救時良相昔有贊皇以君熱腸術擅長桑何不效文正之剃宋而文饒之瘳唐

題子霙四弟像讚

破名壇障、如割癭瘤、衆匯涇渭、跡混薰蕕、與人無競、而風波忽起于枞丘、豎波息而風休、依然狎圖畫以忘憂、幾見鷹準于浪中逐鷗、

戰國人有言富貴爵祿蓋可忽乎哉夫忽富貴忽爵祿者其人誠不易得即有之亦稔犯造物

所忌何者造物所以簸弄人者全在此忽之則造物失權安得不忌忌則毒有所注故斯人所遭往往困厄屈指古今人可默味也

用文署門翟公亦署門本欲嘲客適以自嘲焉耳客無程嬰杵臼之賢。無灌夫之直。不自愧其結客之非。而反以交情交態。致怨于客。猶豢豕而怨其不爲驥也。亦痴迷極矣

人欲無厭貴矣而復望富富矣而復望貴二者

俱全又祈長壽壽考矣而復望子孫之賢善是求備無已時也周公訓子以求備一人為過刻況求備于天乎

人之技巧有從慕入者有從忌入者惟讀書好學則共指為迂。絕不倣傚。然但有子弟忌尊長而上擬者必無父兄忌卑幼而下問者亦見人情之凌偪而好勝也

齊魯大臣二人史失其名非失之過諱之也可

見古人亦有曲筆猶存隱惡之意
穰苴之誅莊賈孫武之戮宮嬪皆出其不意若
復請于王則法不行矣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自
有應伏之辜九齡引此二事署狀頗不相符況
此時明皇寵眷未篤九齡但罪其負恩以寬帝
則可不當料其叵測以羞帝也明皇好勝負氣
反被元惡漏網皆九齡激之使然矣謂九齡特
億中耳果灼見其必然忠于謀國者何得迂疎

廼爾說若多九齡先見又以曲江遺祭出涕卹家多明皇能悔過而杜少陵與之同時有褒揚故僕射張相國詩絕不及此、豈史筆誣耶抑于此微不滿焉故畧之耶

漢韋玄成以明經相唐李吉甫李德裕以任子相古人不拘資格如此今人以廣文限明經以郎署郡守限任子資格太拘人不自愛殊可痛也

蘇子瞻迂樂毅欲以仁義服齊民非也莒即墨堅守不下猶白起之于邯鄲勢迫情急以死爭之即雄才未必能得志焉白起亦豈欲仁義服趙哉文種所以挾夫差者空存其說張巡所以抗尹子奇者實有其事矣毅與嗣君不合陰念勝齊後退而無以自處或緩于進兵是其心事非王道致亡效徐偃宋襄所爲也至謂師老于外恐諸侯乘其虛以救齊爲名則更有說春秋

之夫差戰國之湣王皆與國所痛絶者勾踐昭王則諸侯所憐也况淖齒救齊而顧殺湣王擢其筋分其鹵楚本謀如是乎抑毅有妙用乎史記云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則毅策原自萬全子瞻初責其不當用王道篇終又責其不能用王道所云治其政令寛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皆王道也持論自相左矣當時有田單在毅果如此則火牛之計寧俟騎刼代而始發

哉大抵文人論事虛浮不切賈誼之咎予嬰蘇
軾之罪樂毅恐屬少年時意見畧之可也
淮南鴻烈解云鯨魚死而彗星出盖氣機感召
上徵于天儒者指爲災異謂除舊布新之象殊
可笑也如日月當食不食失其常度山崩川溢
反其常道謂之災異也固宜
仲尼弟子惟仲由少孔子九歲耳子游少孔子
四十五歲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張少孔子

四十八歲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二歲且相從最久則數子者年未弱冠已執贄門墻矣文學德行已居然成才矣孔子自道三十而立比于弟子猶晚成也後生可畏。仰畏七十子耳。

孟氏以伐燕爲宣王事史記以爲湣王事此孟說確而史遷悞也湣王無道豈能伐燕予謂湣王即宣王子必宣王嘗燕噲子之之世興兵搆

愍滑王當燕昭樂毅之時受禍亡國率勢想當如是

世間人有爲兒孫作馬牛之品而反不爲兒孫作馬牛是惡人依樣畫葫蘆是庸人有不爲兒孫作馬牛之品而反爲兒孫作馬牛是勞人依樣畫葫蘆是福人

自古亂亡之辟必有盖衍之胤鑒覆轍而懼也以故帝相被篡少康中興厲王奔彘宣王中興

衛懿公鶴軒召亡文公㦤丘復振子噲致亂燕昭市駿骨致昌晉獻之後爲重耳齊襄之後爲小白歷歷可據英諠之君必有悖敗之嗣狃積安而恃也以故帝啟敬承大康失國周宣中興幽王被弒齊景之後爲晏孺子燕昭之後爲燕惠衛武之後爲衛莊晉文之後爲晉靈歷歷可據由此觀之桀紂之後未必不發憤自振也惜哉以揖讓泯征誅之迹湯武能之乎必周赧漢

獻方無藥可試耳楚懷之後爲項襄始皇之後
爲二世天絶之也天如此此絶人者古今指不一
二屆
蛩都百年以來百姓謳思者止一丁公耳名賓
號玫亭初爲操江都御史後爲工部尚書彼華
弊先清其源如禁私鑄則加意于官錢厚重而
且多則私鑄不禁而自革矣如薪價騰踴則但
平江上之蘆葦而肩挑之松與葉聽其自便則

薪價不禁而頓平矣。後人昧此者幾致激變百姓怨憤切骨其意非不爲民而處置無術使人呼爲書獃子然丁公只用得四書學問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

騶忌以鼓琴說齊王。三月而受相印。朞年而封成侯。然考其術。非名法。非縱橫。殆楊朱之派也。初事桓公午。既事威王宣王。其時秦與三晉相攻、各求救于齊、騶忌一則曰不如勿救、再則曰

不如勿救、三則曰不如勿救、然竟不言所以不當救之故。盖救則所費糧芻。所損士馬。皆國受之。此取爲我之術也。夫人臣之貴、至相與侯、極矣、而操術僅止于此。其識趣淳于髡上。髡顧欲以微言悟之。何其不自揣耶。

暾名之路不一、有從無耻而得名者、有從彌縫而得名者、有從無忌憚而得名者、有從立異而得名者、大抵皆穿窬之行也、名之收效亦不一

有因名而取利者有因名而賈害者有因名而成功者有因名而悞國者滅宗者皆有道君子所不由也用世之士。不得不借資于名。全軀之士。藏名逃名。自玷其名。廼作意爲之。後人莫爲其所愚而輕置喙也。

文人子孫多失學廢書又不在數奇之列何也家門秀頴之氣原有限量此豊則彼嗇一定之衡爲祖父者奪後人之慧性爲子孫者斬前人

之書香有施必報此迺因果之說而非造物忌之亦非尸業筆業致之世間人但為祖父惜不為子孫惜其戚滋甚

楊升庵先生既不嗣且遭奢酉之變墓骨被掘拋擲無存何其慘也王元美先生謂其家藏抄錄秘本不以示人顧陰竊之傒為已物不知秘本久已鐫播人間楊尚不知也予謂盜名與盜利等其陽譴與陰譴亦等盜利者為綠林則盜

名者爲墨林矣蔡中郎所秘者獨一論衡已哉

受禍亦不淺也

偶閱清音閣集乃吳江顧大夫詩也序文弁首十餘篇皆進賢冠下吻無一佳者惟山人王百谷文差可耳日久論定名下果無虛也然當時遭謗特甚祗因布衣起見耳昔人刺孟襄陽詩以春眠不覺曉一絶爲盲子詩刺賈浪僊詩以焚却坐禪身爲燒殺活和尚盖孟不由科目賈

從浮屠出身故也客問其詩果有病乎予曰孟句有眠夜二字。便非盲矣。賈句上半聯云寫留行道影。便非活僧矣。客深然之

衛風淇澳小雅抑之篇皆美武公之賢史記謂其用賂賂士以襲攻其兄于墓上而迫令自殺此必無之事也武公名和其兄世子名餘論其伯栢舟篇註衛世子共伯蚤死而不云被殺此必有據衛自康叔封傳國于康伯自康伯至

貞伯凡六世皆以伯爵顯頃侯厚賂周夷王始得攺侯繼之者爲釐侯餘與和並釐侯子也餘果既立而被弑則何不謚共侯而顧謚共伯乎況被弑之君應得不祥之謚共猶美稱也其爲世子早死無疑和初立亦爲衛侯以將兵平戎佐周有功得稱公此犬戎殺周幽後平王命之者也由是觀之世子未卽位不敢以侯稱而降居于伯豈若史記之誣乎索隱謂康誥稱命爾

侯于東土則康叔初封已爲侯矣其子孫稱伯者乃方伯之伯非降爵爲伯也此説大謬魯世世爲公而詩云建爾元子俾侯于東齊亦世世稱公而得專征伐即方伯也左傳亦每云齊侯可見侯者五爵之總名不宜執一視也

洛陽天下之中序省者宜以爲首即不然三楚興龍之地宜以爲首今都察院十三道刑部十三司皆首浙竊不解其何故豈非因諸省繫東

西南等字偏而不完故歟則浙亦吳越一隅也近見坊刻仕籍忽首浙忽尾浙得微未安于心而與今甲觭耶

古人有托而逃之事後人認爲實然元德秀年六十。不知女色爲何物夫山野蠢極之氓或蹈海西之疾未有文人而顧昧食色之性反出禽虫下者其時武曌淫甚。魯山自有隱腸。非旁人所知也。世俗好奇相與傳譚或其年未臻耳順

亦未可知

古人有貴壽而不令終者、武元衡是也、元衡年八十八、已踰髮矣、假令先一歲病死、豈不快哉、若漢伏生先一歲病死、則經不傳、名不著、又可人恨賦矣、

史述豫讓事、但言其友識之、不著友之姓名、呂氏春秋載靑荓、爲趙襄子參乘、視橋下、見讓佯爲死人、叱荓去、荓曰、少與子友、而吾言之、失相

與之道賊吾君而不言之失人臣之道乃退而自殺此與鉏麑同情與用光同念眞可作讓友矣但倉卒開未得即死此時非讓殺襄即襄殺讓并處君臣朋友之介能坐視耶讓以死明節欲愧天下後世懷二心之臣譬孩兒喫蜜說甜鬚眉丈夫方竊笑之必不唾涎也臣業已懷二心矣何愧之有此驕夢中囈語但說自巳話他人絕不省也

夫人怒氣所乘緣器量廣狹爲準譬大海焉非月不潮非風不波若深溝積潦潯之潮起揚之波生何者其所受原隘故易動也

人身備四氣之和此舊說也予謂兼六部之象試申論之五官四肢各司其職高卑位置不相亂也非吏乎納飲食遺臭穢手拏錢鈔身被布帛若倉庫然非戶乎鞠躬罄折長揖左避拜跪趨蹌非禮乎矢口相詈戟手相爭蟻鬭鴿搏甚

至歐死非兵乎或蹶或割悞損頭目錯傷指股燒香疤刺繡字非刑乎涕唾液溺不異溝渠拮据胼胝不異營繕非工乎不但此也口操是非為言官筆灑詩文為史官喉出謳歌為伶官足勤迎送為驛官舌司庖廚為大官眼卜陰晴為日官手植稼穡為農官而心則衆部之總途庶官之要領也

燕市幇嫖者謂之篾片如桶板瀎散非用竹篾

箍之則不結聚閒中客媒合青樓之權亦猶是。也南都幇嫖者謂之六頭子進門在前頭。謂引導至院者出門在後頭。謂隨行不敢比肩也坐的是案頭。謂侍坐也吃的是骨頭。謂置美殺以奉嫖者得的是抽頭。謂于娼家所得之錢十分取一若抽豐然聽的是丫頭。謂娼家狙婬伴閒客眠以酬其奔走之勞者

評詩者謂少陵贈青蓮詩頗多而李集無一懷杜句此俗情也古人廓落不似今人有唱必和有贈必酬也或云既道白詩無敵又擬諸庾開

府鮑叅軍者何况云佳句似殷鏗又在庾信鮑昭下矣毋迺忌而刺乎予曰不然庾鮑殷三子皆六朝時詩人人情信古疑今重古輕今非但他人即自心亦然以故樂毅自比管仲其實毅勝仲良多、仲假尊王之名借諸侯之力以成霸業毅有一于是乎以弱燕摧强齊如拉朽、而隣國不敢救、田單不敢出仲能之乎、李白詩遠過庾鮑殷、而杜少陵舉以相方、特習氣也、李白豪

子詩有自信之眞而不以為然于賀監則知巳也金龜換酒處却憶淚沾襟言外有餘感矣

人生酒色財氣纏縛終身各有偏重處楊秉自言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然則氣之一字秉猶有所惑溺否

三代封建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至百里而止其後兼併至七國盖流弊使然非先王初制也漢初封功臣以千里計則是定鼎之初已成不掉

之勢矣但鑒秦之驟亡謂孤而無輔竟不知秦之所以亡全不在此也改封建爲郡邑猶其得策處也漢既失策因有屠戮功臣之慘吳楚連衡幾危宗社復有戕賊同氣之殃事不謀始尾裂莫救揆其隱衷起自匹夫慮天下不心服而借功臣雄覇之氣以彈壓之又慮功臣傾奪而先以此餌之後尋釁誅之未必盡鑒秦也然亦忍矣譬越人嫁女厚其粧資其後力不可繼則

陋極

溺之此可爲漢封功臣之喻

人不可濫推恩恐恍展劘者推恩于盜蹠非其所願也人不可漫遷怒恐惡傲象者遷怒于虞舜投其所快也此路是也展禽事也象茲人不扶掖以然下讀

至卑之官莫如令出入時衆耳而目之傳呼導擁先期遍知漢王兩至信壁奪其軍帘無一人知者豈倘武定陶間盡盲目耶如此則信豈得不知而說者曰帝能馭豪傑弄信于掌股之

聞嗟乎皆儒生之見也

范雎入秦王稽鄭安平力也、雎苟德之但當厚酬金帛子女田宅可耳不當以人主官爵為私家報德具也安平將二萬兵爾急降趙、其辱秦莫甚、稽守河東與諸侯通坐法誅、此二事雎寔無以自解、微蔡澤幾不免哉、世之慕富貴者謂澤奪雎相位、予謂澤不第救雎死、且保全其名也、

廉頗以名將稱然所倖勝者齊魏燕而非秦也按史記趙者李牧皆嘗大破秦軍頗無一焉完璧歸趙後秦即拔趙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頗束手無策及為楚將又無功長平之役秦數敗趙軍頗堅壁不敢戰卒以趙括代得藏拙耳不然未可知也吾想頗之為人不能用寡以敵衆又不能用衆以擊寡將畧可想見矣然與趙王境上相訣過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以絕

秦望猶有大臣之風焉蓋相才也

澠池之會欲嚇趙以取璧近于市井鴻門之燕欲殺沛以成功幾于盜賊矣七十好奇殊不奇也所借威力原出自項羽祇博羽一笑而不從倘增而事懦主也安所見奇乎

六國諸侯皆駑質也連衡易合從難蘇秦本謀原欲衡也奈孝公既卒商鞅初誅不得志而改圖焉強撐十五年從約解散犀首欺齊魏而攻

趙。蘇君尚未被刺。猶身親見之。荗如何也。雖然張儀入秦後、六國鳥驚獸駭、迫思蘇秦代膺乘機拾兄唾餘。以修從約。而儀位益堅矣。從祀孔廟者罷公伯寮此定案也至改祀于鄉者七人遽伯玉與焉則殊未當乎謂夫豈惟蘧即管仲晏嬰子產史魚公叔文子之徒但經仲尼游揚者皆當配饗以妥其在天之靈可也或問此中有前輩在置之兩廡恐聖心未寧乎曰

不然厚德厚賢豈以世代爲低昂哉廣成軒轅老子生不同時而同廟況漢唐宋諸儒侑食者既在百世之下則伯夷叔齊柳下惠延陵季子左丘明老彭等亦可在百世之上特泰伯周公等雖所甚慕而先朝神明之裔體統未便姑置之耳

分崩之世用兵者不便于設伏蓋他人境地非我兵所得伏也以故說古見長聚效一統之世

說無所施伏無所用全視其紀綱之振弛賞罰
之明紊以爲興替紀綱振賞罰明則豪傑登朝
紀綱弛賞罰紊則豪傑棄野至于豪傑棄野爵
不獲伸而一統者又將轉而爲分崩矣此三國
之後復有前五代後五代也
人于求備處不能絜矩于聽言處偏能絜矩有
士于此生平未嘗說謊而人疑其誑者非不信
彼也不自信也猶如葷酒和尚人前佯爲齋素

及逢眞正齋素者心反疑其作僞與此同一見

解

予嘗謂絜矩之說畢竟非孔子語朱晦翁亦謂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夫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所造已不及顏況曾子之門人視孔子弟子又倍蓰矣譬諸重譯展轉錯悞絕非本音場屋試題以大學先論語此在聖經則可若傳文則是以曾子門人之言加諸至聖

先師之上倒置甚矣先儒何所見而相沿不破乎

予友楊政平云諸佛俱種種心適能平等如子所說則聖人但有一心聖心固不可以絜凡乎予曰是絜規。非絜矩也。是但絜得人心。未嘗絜得道心也。試就平天下者論漢詔蠲天下今年田租之半祇有田者蒙惠耳無田者不沾恩也唐詔賜天下大餔三日祇豪貴人喜耳富而慳

與貧而湎者十日等于十年滋戚也必以所蠲之租分贍無田之家以富民酒食分膳貧民庶幾胥樂然有是政體乎可謂平乎

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衛鞅李斯變亂之臣也秦變亂之國也衛李以變亂驟相旋以變亂族秦以變亂驟帝旋以變亂滅此萬世龜鑑也

子嬰諫二世不聽與晁錯之父同一苦心俱有所不免一飲藥自殺一為項羽所殺豈非命哉

惜歟斯宗人毋以禍敗提醒二子者雖然趙良非不巧說也而竟不悟即提醒亦無益也然有別族輔氏之成案在何至駢首就戮哉

古人面目邈不可即祇于衣履弁帶間別其爲王臣爲四民九流爲漢唐宋朝人物肖像者于此葫蘆不苐畫虎類狗併狗亦不類矣甚哉畫不可無學也秦蜀山川不類閩粤吳越山川不類齊魯塞外海外山川不類華夏繪家一概臨

摹豈能偪眞甚哉畫不可無眼界也游藝格物君子難之何責于筆耕者

地方人靈者六畜亦靈人蠢者六畜亦蠢蓋即于造業處使受必殺之報猶北路響馬强盜即于行劫處梟首以伏其辜也或曰然則輪迴因果乃境內城隍神所主歟予曰閻羅天子尊重已極安得料理此瑣屑事耶

沙丘密謀惟斯高亥三人知之何自漏洩于外

令史遷形容敷陳鑿鑿哉想斯下獄後自分必死而吐其陰事耶則所云殺扶蘇蒙恬蒙毅趙高始造謀而斯勉强遷就者非其質矣斯可疑處在秘始皇之崩以無與太子故至于禱祠山川不遣他人而遣蒙毅則天也始皇帝崩于七月夫秦仍周正以建子爲孟春則所云七月者提綱在午乃丁火司令之候而居輼輬車中直至咸陽日久路遥帝屍不腐且臭乎凡此皆不

可曉者

四民中寠貧者極多世人靳捐斗粟吝捨半金遇沙門則施樂不倦叩其胷中不曉一義猶夫人耳農夫冶匠縉紳章縫不屑交揖見衲子則禮貌有加與坐而問核其隱行靡所不爲反不如尋常百姓此皆以有髮無髮起見者也故宋度牒之稅最重

書肆射利凡旣行世者業已有定價則陰裁去

之以減省其紙未行世者業已名噪爲人所購則僞添入之以高騰其價此惟李龍湖袁石公書遭殃特甚緣世乏具眼故易售欺耳庸人所見畧同另有臭味倘見眞書又未必解頋也吾髫年所讀史記諸書偶見他本輒復改竄近時剞劂精于曩時而錢虜妄改者不少讀書者必覓舊時善本參對不然毒甚于秦火矣

相傳西湖之蓴沉于湘湖則味更甘鮮然此物

生于春夏之交過期則了不可得張季鷹待秋風起而思蓴亦晚矣古人有托而逃之言不可泥也

自宋元至今朋友之倫澌滅盡矣交情變態覆雨翻雲非人世之薄也上不以此風厲則俗不勸以故忠臣孝子節婦在在有之而悌弟絕少至于良朋不友則不啻少也絕無之矣然此脉終不可斷猶存于劍俠之中

佛不好依人自依之猶之君也四海蒼人奚責

詩文中有依佛二字迺儒家綺語夫佛豈好依者哉史不云乎視陛下爲何如主若然者視空王爲何如王也

麋鹿二物以角枝奇耦分陰陽此載在月令夏至一陰生故鹿角解冬至一陽生故麋角解形象節候鑿鑿可據宋人以麋爲鹿之大者合爲一獸恐于格物之學有礙

亡徵二字倡自韓子宋元所以亡者病在賞罰

不畫一資格太拘賄賂太盛耳眞得賄賂而薦人者藉口曰我破資格也眞破資格而薦人者被謗曰彼得賄賂也趙甲循良而優擢者乃錢乙焉孫丙失機而梟示者顧李丁也此不起之疾必斃之症賢人隱智士去兵革與天所以資眞主哉

匈奴之俗獄久者不過十日是斂于刑也一國之囚不過數人是囹空之化也戰而扶輿死者

盡得死者家財是相鄉之義也史記載有頭所爲如是中華則不然獄有經年不決者邑因有以百十計者斬首級有以老弱充數有功者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三代時已然矣

子虛烏有先生無是公自文園創之頗覺膾炙人口此等文字只可有一不可有二勦襲唾餘便屬效顰而可厭蘇子瞻方鄙夷相如肯效其

齒牙哉蕪陋者不察一切小說悉摹此體令大雅之士酸噯欲嘔

貳師戰功方高誅斬大宛南越王頭皆其所為衛霍不得分美巫蠱事起竟坐赤族不寃且痛哉即暴秦不慘于此矣漢武此舉蓋受累非淺此與求神僊之念同貪生怖死總痴見耳輪臺致悔獨追念戾太子已乎

萬曆末年俗尚大袖不半載而東南西北翕然

茅靡置郵傳命有是速乎士林用以揖讓猶可婢僕紛紛效之灑掃執役多所掣肘繆賢景監一流人物然藺相如不因此貶品而衛鞅則謝其始進不正人固貴自堅哉後之君子寧方毋圓勿藉口可也

自魏至隋人主習于詩賦無不忌才也者以故明哲之士沉晦以自韜而無名氏獨多或其人遺禍患爲時所禁忌不敢顯暴其姓字而何佳

不忍棄置姑托之無名氏耳

魚鹽之利未必始于膠鬲不知起自何代養生家食淡不食鹹。容顏肥白而壽考。故上古之世人壽踰百。斷云氣數淳龐然豈盡解吐納術哉。鹽政脩而人算減。亦是一說。

或問二五之氣獨鍾于人亦旁及畜類否乎曰六畜咸有相經豈顧無命乎死有遲速卽夭壽之說也食有豐嗇卽貧富之說也性有馴驁卽

善惡之說也或問食何以有豐嗇予曰朱門走狗厭飫饌餘蓬戶守犬爭攫棄骨王孫飛駿豆粒盈槽單丁款段乾沒芻衆吳越之豬何知噉草燕齊之豕未曾嘗穀總一畜而地殊家異所食懸絕何云無豐嗇乎

達人以四海爲家懷土者以郡邑爲家迂儒曲士以里閈爲家財虜以墻垣第宅爲家孩提以斗室爲家大鵬鷦鷯量分廣狹其于逍遙一而

已矣

勾踐對范蠡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夫吳爲仇讐、猶憐其行成之使、種爲功臣、顧忍于賜劒哉、大抵險譎之夫當利害關切處猶欲他人代任怨、而已居其美、蠡之鼓而進兵、爲自身功名結局、非爲勾踐也、其遺勾踐書、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此二語殺機盡露、蠡廹急潒海、非見幾

丞也夫差不嘗欲分吳國半以予員乎皆不情之言也亦竟殺員說者謂種惟不聽蠡忠告以致殺身予曰不然種見書稱病不朝豈復諫者流特徐爲之圖耳不料其辣手毒腸如此迅速也假令蠡之去轍稍緩旬日雖欲爲陶朱何可得哉衛獻公出而求復對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利其言而復之衛侯入而殺喜即分國之說也

辣手毒腸澤東丞選

何謂從政從者隨也政有畫一之條我不過奉行之耳此大夫士之體也何謂執政執者主也政有當損益者張弛由我此宰輔之體也大夫士好事紛更宰輔依樣畫葫蘆各溺其職矣

古法有不可泥者　祖制有不可違者　宗藩例不應試今驟破此例而輿論稱快安見古法之當泥乎文武諸臣必用賄始得遷轉亦　祖制否乎

桓魋陽虎非仲尼所深慮所深慮者少正卯一流人物、王孫賈彌子瑕非仲尼所絶望所絶望者衛靈公一流人物其折媚竈之問塞子路之請固是格論亦屬托辭蓋實見得靈公昏憒不足與有爲也方其見南子時猶未絶望大聖人作用如神龍戲海不可以硜硜之識律也遽瑗與仲尼如此交驩而不敢汲引亦有見于衛靈之無道也

持齋誦經僧見酒肉婬穢僧心生怖畏厭薄卽此便不平等便涉嗔恚便不能忍辱讀書用世士見求田問舍士超然遠引卽此便不廣大便招怨而梯禍蓋彼衆我寡衆怒難犯犯之者必凶禰衡嵇康有靈當以予爲知言

丁未歲予讀書西溪之佛慧寺戲爲四六以贈館童之執爨者內有警聯惟君子遠庖厨轉予于恤代婦人議酒食舍我其誰同學嗟嘆其工

巳酉歲予客燕都有太醫院官菲父其先世蘇人也而家于京倩予作敬靈四六內有警聯雖吳會雲遙知英鬼不難于飛度更長安月近庶夜臺可便于依光戊辰冬夜榻中忽記前事辰起書之予文零落人世者不少矣

古來降胡者大率出于憤激未必天性姦邪人人盡亂賊也驅迫之使不得為忠義耳飛將軍李廣貳師將軍李廣利威震匈奴功高汗馬居

然不免于死且族也、何以塞中行說之口、服李陵衛律之心、

人有因憂而破家者有因訟而得良友者有因賊而幸得利者有因文而活命者有因殺而起盛名者有因詩而赴詔獄者有因謳而得官者有封侯而致族滅者有因青樓熱散一箴而得鼎甲者有悞稱　廟號經　御駁而儕臚第一者有邑報門役受業于茂宰而後貴極人臣者、

造物却以人爲兒戲

客有言命者謂人曰汝日主坐申申屬猴故性動不寧此戲之也彼人認爲確論予因而廣之坐寅者心喜搏噬坐午者分當塵勞坐巳若皺當口舌坐戌者識當把守雖言之成理而人情物則有不當然者紀之以發一笑

語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予反之曰天下安注意將天下危注意相試申其說開元

之時可謂安矣九齡等調鼎相得人矣然以一祿山擾之而有餘故曰天下安注意將也靖康之際可謂危矣岳飛等擅兵將得人矣然以一秦檜敗之而有餘故曰天下危注意相也處不安不危之世者將相並急顧不注意賢而但注意錢則幸蜀航海之禍豈特如唐宋而已哉

廢后易儲儒者駭爲非常然亦視其所爲何如王何如后何如儲不當妄爭以誤大計也漢世

祖並行之。而炎鼎無恙。然羊裘老翁。不聞起而
作四皓也。儘見朝臣之有識矣。
伯邑考被廢後泯泯無聞則文王所見不錯幸
有發旦輩在不必效堯舜所為不然與賢之事
豈西伯所難能哉四皓羽翼事特曲徇呂后之
請于漢社稷絕無關也孝惠如意。俱昏庸無英
氣。不堪以赤族死生爭。猶如斬雍齒可。封雍齒
亦可。乃極無緊要事。知此義者寡矣惟高帝與

畱僕乎

近世蓄古物者自誇曰我有宋板書夫宋板所以妙者在無錯悞字耳此惟博學之士精研而抱疑于以備考訂則極快事也然一部中不過幾處考訂訖便成故紙矣有等不讀書人寶爲骨董譬武夫所用八十斤大刀文人藏諸齋頭寧惟無用且不相宜也標出以破世俗之惑

人生極樂事是遇良友讀異書是看佳山水

極悶事是文人才士無錢極快事是守財虜不肯輕用一錢尤可恨者秀才受科舉之累士大夫受做官之累不死不休若以微罪黜任其所爲福樂不減于生天也予晚發而早罷昔時良友皆以棄世自傷孤子更欲覓朋又皆受此二累也者舍斯文之脉絡而他覓則非我族類我不屑與之友而貪官無財可悅無利可趨彼亦不暇與我友也燈下書此志慨

觴政之說皆酒徒無賴者所托也夫盖公爲政李廣用兵猶且寛簡便衆飲行樂耳而商鞅其條包拯其面亦俗矣哉

花得糞而茂多培之則蚯蚓得糞而肥驟飫之則死以至淨之品資至垢之物如山人之愛錢以養身之需爲戕身之具猶墨吏之褫爵東方朔饑死飽死之喻誠然哉

袁石公曰我輩非詩文無以度月鍾伯敬曰人

王處功臣與造化處文士其術不異皆靈心靈語也然兩公皆不壽考古今著書立言之士能長生者有幾得令終便爲大幸文士中司馬相如猶功臣中郭子儀也

作文者不習于詩則機不流暢作詩者不嫻于文則氣不貫串作詩文者不得趣于山水不旁通于世故物情則景不逼真不淘汰于心境則韻不超絕不印證于高明則局不轉換法不整

嚴。而病不照見深于此道者當自知之

詩者思也言思依詩探其神也后妃思父母則咏葛覃。思文王則咏卷耳。南國思召伯則咏甘棠。衛女思歸則咏泉水。許夫人思宗國則咏載馳。秦風思賢則咏蒹葭。屈原思懷王則咏離騷。漢高思豐沛則咏大風。意至而詞隨之。絕無作詩之意。故可傳耳。今之詩何思乎。不懽之笑。不悲之哭。索然無味。下降而為時曲。竟不知張郎

憶李嫗耶抑韓娘想魏偕也乃擊節稱賞者頗多則一番寬泛詞頭又被無數者領受去矣

李長吉詩存于世者二百三十三首迺其臨終時手授契友以傳者也賀之外兄與賀既有私憾必當出其删落者以暴其所短而悉投堰中則猶是愛護之也李藩蒐而惜之怏怏于逸詩之失傳豈眞知長吉者哉人當名盛時無閒詩文字盡其胷中陰有所悔悔初習時不能藏拙

已流播人間作離弦之矢耳有心人存而挾之可得重價甚矣名之受累也而谷董家好利又不能居此奇貨也

古今人情欲剪所忌各有中傷之術中牧臣必曰納賄、中朝臣必曰樹黨、中重臣必曰謀逆、中才臣必曰訕上、中詞臣必曰無行、中邊臣必曰通虜、非英主孰從而察之、

予童子時見先人書架上有一帙云中流一壺

蓋士夫宦滇黔者所刻也迺攻治。發。背。毒疾其藥名白。麥。飯。石。篇内圖其形狀併所以服之法甚悉大率此疾九死一生得茲方效四弟子雲言粤中多山。羊。其血。二三甌。可救。人一命。凡。被毆被跌肢。體。折。傷。者但喉氣未絕。濃酒調服之立甦。此亞方可以濟世士君子積陰功者留心覓之作福無量

予年十四隨先人至書肆閒覽偶衣鸚綠色袍

有名士李姓者戲云服色鮮明。蓋以絳褌目也予應聲答曰胃中亦復如是。彼人大驚甚哉人不可以無學

先輩靡不畏後生者自仲尼已然矣有辭壇盟主致書于予徐陵為魏收藏拙則門下盛德事也。未幾物故予稔哀之不忍暴其姓名而識之以開儉父之竅

燕噲學堯人皆知之唐玄宗學漢武帝人不知

也安祿山之禍因金日磾起見一日殺三子與瑶琚因巫蠱戾太子起見空中神語寶洞求符因文成五利起見事事奉行惟馬嵬割愛出于無可奈何又不覺與鈞弋暗合

人臣以節義著非國之幸也金人曰南朝惟李侍郎一人云勸欽宗入虜營者誰矛脫去袞冕責衣受辱李侍郎即欲不死而賣國之疑千古莫白然一死寧足贖哉古今人功名而兼節義

者袁雖陽外指不多屈也

蘇長公示子由詩與君世世爲兄弟。願結來生未了緣。說者謂之譏今生之不言而望來生如水去雲散豈能復聚故處即偶聚故處豈能復記憶夙世事乎此語似是而泥長公身陷詔獄岌岌乎有性命之憂無聊而爲此詩與子由永訣也詩不可泥泥則離騷何何皆可議矣況二氏有輪迴之說因緣之言安知軾轍不復爲兄

邪乎予膽歷寺級而悟前身安知不記憶夙世事乎此等頭巾話侵入筆端甚塞人孔竅然最能動俗

四海一家如何不被主人公之笑

賀監乞賜鑑湖一曲識者譏之謂勝槩隨處可樂何必帝賜竟不知季眞越人也越俗悍極必凌侮太子賓客而後快若非出自帝賜即欲偷一日之逍遥不可得也論人者不但當論世還須論地迺可服古人之心

一二品文官止于章服間繡仙鶴錦雞屋舍器具不濫施也今勳臣家日用之物一槩飾之以蟒則蟒亦褻矣

首飾日異月殊不能出珠玉金寶外巾袖千方百計不能出高低大小外天下事何者不然有變者有必不變者方其變也視不變者殊覺可厭非能趨時也茅靡而流也方其不變也視變者頗覺多事非能矯俗也膠柱而泥也巾袖介

不高不低不大不小之介。識者目爲鄉愿。則又添一重公案。莫若兩存之以有待。今日高。明日低。今日大。明日小。轉徙不測。令人呼我爲服妖。不亦快哉。必欲諧俗。則高低大小兼備。人高亦高。人低亦低。人大亦大。人小亦小。必欲省費。則先高後低。先大後小。一剪刀之力耳。東坡有言只一碗羹。看破世間禪和子。予亦有言只一頂巾。兩隻袖。看破世間成人小子。

宋劉后欲郊群臣諫莫聽有一夫云陛下至圜丘。將作男子拜乎。抑作婦人拜乎。斯人善諷固矣然劉殊無口才何不答曰南郊儀法自有女媧氏舊章在卿不必過慮。